



邓哥夜话

邓拥军 年过五旬,外表憨胖,内心柔软,说话、唱歌都操一口纯正的麻柳腔。在达城马路上执勤多年,得过几个奖章,拿过几本证书。一个连“的地得”“定补状”都弄不醒酩的家伙,听说不想当作家的交警就不是好交警以后,业余时间拿起笔来开始涂抹自己的文学梦,随心随喜随记,就当给生活添料加色。

不蒸馒头争口气

有过军旅生活的人都惦记部队的馒头,又大又白,按压有弹性,闻着有淡淡麦香,掰开后内部绵实,气孔小而均匀。原始的麦香和有嚼劲的口感让味蕾充盈,好吃又抗饿。

前段时间,一个战友从山西来达州看我,战友夸我当年做的馒头和辣椒酱特别好吃,今生难忘。尽管时隔三十多年了,这可是来自面食之乡的战友夸赞一个四川战友的馒头做得好,我想战友应该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夸赞。平时有些自吹自擂的我在战友夸赞我的那一刻,竟然有了一丝羞涩。

谁都有理想丰满的青春,却又总是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骨感。当兵时被分配到炊事班,我就不得不接受去当炊事员的现实。多少年来,我曾一直没有勇气正视我当炊事员的那段经历。在与战友一起的回忆中,没想到在那些青葱岁月里,自认为丝毫不体面的工作,却成了战友心里最美好的回忆。

初到炊事班,我什么也不懂。好是在农村娃,那些锅碗瓢盆的事也没什么难的,观一眼也能知道个大概。不就是大锅菜嘛,大不了就是炒菜的锅铲换成了“洋铲”而已。以我好吃的精神,那不是吹,立马可以上灶掌勺。就算是做包子馒头又有什么难的?不就是用老面发面,等面发酵好了,第二天早上在面板上再往里面加些面粉揉面,二次揉制时加入碱面,用以中和发酵后的酸性,只要面团揉得好,馒头就有筋道塞。这还能难倒我这个学过化学又刚走出

校门的“高才生”?

自负的人终究是要摔一些跟头的。第一次做馒头的时候,我就遭遇了“滑铁卢”。在炊事班,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,早晨五点,班长床头的闹钟就会准时响起,我们在班长的催促下迅速起身,用十五分钟的时间整理好内务,再用五分钟时间洗漱,然后去食堂开始做全连的早饭。有天早上,我自告奋勇地向班长请求让我来做馒头。班长答应了,我便按照平时看到的步骤开始揉面、加碱面、再揉面。面团揉到差不多的时候,我用手拍了拍,又用刀划开面团闻了闻,看了看面团密实的气孔,感觉和平时班长揉出的面团差不多。在醒面的时候,我心里想: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?今天就看我来给你们露一手。

那天早上的时间有点紧,班长也只用“望闻问拍”的方式检查了一下面团,并没有上笼试碱,就叫我做馒头上笼。我把面团揉捏成长条形,用刀切出均匀的馒头胚子,再在中间划拉一刀口,我要把馒头做成“开口笑”的形状。那娴熟的手法,颇有一位面点大师的风范。

一边上笼蒸制馒头,一边准备佐餐的小菜。开饭的军号响了,班长揭开笼盖那一刻还是被惊到了,馒头倒是个个开了花,那形,如同一张张生动的笑靥,只是颜色有些不对,不是白如棉,而是黄灿灿。我知道这是在放碱面的时候多放了一点,没有达到酸碱平衡,馒头呈碱性,所以呈黄色。

全连正在食堂门口集合唱歌,班长赶

忙走出食堂,向连长悄悄地如实报告馒头蒸黄了的情况。连长眉头微微一皱,我心里是做错事后的惴惴不安和无地自容。本来想露一手,结果却是出了丑。我估计,自己少不了要在全连面前被连长批评一顿。“报告连长,是否开饭?”连长没有像平时那样向连值班员下达开饭的口令,而是下达了“稍息”的口令。连长做了一套标准的队列动作跑到队前列前:“同志们,请稍息!今天早上,炊事班把馒头蒸黄了。黄馒头也没什么,就是碱多了一点儿,不影响食用,还可以帮我们治疗胃酸过多的胃病。我们要珍惜粮食,包容失误,不能把黄馒头扔进泔水缸里。俗话说‘卖了麦子买筲箕,不蒸馒头争口气’,相信新的炊事员今后一定能把馒头蒸好。开饭!”

战友们依次进入食堂,连长用实际行动带头把黄馒头吃得津津有味。那一天的泔水缸里没有谁扔一块儿馒头。我知道这是连长和战友们在用无声的行动包容我的失误,鼓励我继续向前。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事后想来,没有一点科技含量的炊事员,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得好的,这也需要积累和沉淀。在连队干部的关心下,在班长的口传心授中,后来我也能把馒头做得白胖胖、软绵绵、香喷喷。炊事员——看似平凡的岗位,也需要匠心。我把三尺灶台当成自己的舞台,在氤氲的烟火气息里练就真功夫,不但要练平时的粗菜细做、合理搭配、营养均衡、色香味美,还要练在野战条件下怎样保障全连伙食。就在炊事员的岗位上,我两次荣立三等功。从此,我也知道了“伟大出自平凡,平凡造就伟大”的道理。在烟火中,我也第一次触摸到了自己的理想。

堂弟在重庆注册了“邓氏功夫馒头”,把馒头做成一个响亮的品牌。堂弟曾经对我说:“老哥,等你退休以后,我邀请你来当‘邓氏功夫馒头’的行政总厨。”我不知道堂弟是不是真心邀请,但至少我有那“指甲”,也能剥好那瓣“蒜”。

这些龙门阵可不是我吹出来的哈,而是我对年轻人的肺腑之言——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上,干工作就要有“卖了麦子买筲箕,不蒸馒头争口气”的精神。

英子的星空

□邱凤姣

春寒料峭,细雨蒙蒙,安静的小镇街道上,我与撑着蓝色雨伞、拖着行李箱的英子迎面而遇。英子束着微卷短发,身着米白色高领毛衣、粉红外套,笑容恬静,语音轻柔。这是一位“金牌月嫂”的模样,也是宝妈们信赖而喜欢的模样。

我陪着英子在街头的停车点等候长途班车。她将前往省城,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。3月8日是一位婴儿的预产期,这个新生的婴儿,将是她做月嫂以来带的第58个孩子。

微雨如丝,飞落在英子的发梢和眉眼。说起做月嫂的经历,说到城市午夜星空下的守望,说到一个月嫂的酸甜苦辣,英子眼中晶莹。她说,如果最初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踏入这个行业,那么如今已经深深爱上这份工作。每当她停止接单回到家乡,宝贝们纯净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,缀满家乡的每一个夜晚,朝着她眨呀眨,让她充满幸福的惦念。

中年的英子原来是小镇的一名幼师,家里多年前就建起了漂亮的小楼,楼前种花楼后种菜,小日子怡然自得。2016年春节,英子听人说,现在月嫂很吃香,镇上有许多名妇女在国内外各大城市做月嫂,收入可观。英子上网搜索了解大致情况后,决定挑战一回自己。元宵节后,英子背着大旅行包,踏上了开往省城的班车。

经过两周的业务培训,英子考取了“育婴师”资格证书。虽然自己生养了两个女儿,但用科学的方法做新生儿和产妇护理,这还是第一次。英子很紧张,凡事小心翼翼。产妇特别爱出汗,英子用温热的毛巾一遍又一遍为她擦拭身子。给宝宝做抚触

和游泳,是英子新学到的技能,是一次次熟练起来的。宝宝晚上哭闹不睡觉,英子抱着孩子,慢慢转悠,唱儿歌,仿佛怀中的孩子是她初生的女儿。窗外是沉睡的城市之夜,是微光闪烁的星空,窗内是怀抱宝宝踱步的英子。连续十天,英子晚间只睡大约三个小时。一个月结束,她瘦了7斤,还换来了一双大大的熊猫眼。

一回生二回熟,做过多年幼师的英子很快成为一名老练、娴熟的月嫂,订单从年头排到了年尾。一个个小故事也在不断发生,让辗转在各个家庭的英子品尝着人间百味。

那是2019年夏天,英子做完了签单的一个月,宝妈请求英子续单一个月。英子答应了,继续留在这家,不仅带好了孩子,还把不属于她做的其他家务也顺带做好。宝妈内心不安,便想方设法弥补:晚上自己带孩子睡觉,有好吃好用的先给英子留一份,吃饭时让英子先吃……

有一次,宝妈问英子:“阿姨,你最爱吃什么水果?”英子笑着说:“你们喜欢什么,我就喜欢什么。”宝妈撒娇般坚持要英子说出最爱吃的水果。英子暗想:这是真心呢还是假意?我就试试吧。于是,英子说:“我特别爱吃榴莲呢。”宝妈笑笑,不一会儿就买回来一个200多元的大榴莲。

宝妈爸爸都不爱这气味浓郁的果子,大榴莲全给英子一个人享用。这一个月,宝妈一共买了四个大榴莲,让英子吃了此生最多的榴莲。

第二个月期满,为答谢小夫妻,英子免费多带了一天孩子。临走时,孩子外婆、奶奶全来了,送给英子两套新衣服、一大袋高

档食品、一个旅行箱、一个千元红包,全家人簇拥着将英子送上长途班车。英子一进车门,不舍的眼泪就滚落了下来。英子想:辛苦还是有价值的,真心可以换真心啊!

但是,人性并非都是向善的。2020年12月,英子接单一周,便愤然辞职。那是一对家境富裕的小夫妻,对月嫂的要求特别高。英子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月嫂,但一进入这家,宝妈就对英子颐指气使,不消停片刻。有一天,英子与宝妈讨论怎样带孩子,才说几句话,宝妈就叫:“你这么大声门,想吵死我啊!”英子连忙道歉,内心十分委屈。事后,英子诚恳地说:“宝妈,真对不起,我的嗓门有点大,影响到你了。以后我再这样,请你委婉地提醒我吧,毕竟我也这么大了。”宝妈看也不看英子一眼,冷冷地回答:“我做不到!你就是一个保姆吗?”宝妈在一旁说:“你声音这么大,会吓到宝贝,吵到我们!”英子沉思许久,收拾好行装,向这家人告别。在尊严与金钱之间,英子选择了前者。

转眼七年过去了,这七年里,英子有空便上网络平台学习,先后考取各种从业资格证书。在英子随身携带的小包里,装着教师资格证、普通话等级证、母婴护理证、育婴师资格证、催乳师证等一大摞证书。英子将收入投资于自己和老公的未来,为夫妻俩购买了重大疾病险,并缴纳了养老保险。

轻风吹拂,细雨如烟,述说中的英子微微昂着头,脸上洋溢着自信而温婉的微笑。班车从春雨中驶来,捎上英子,奔赴省城。那里有城市的繁华,有英子午夜守望的璀璨星空。